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第九十二回 上公堂奶奶求救 抄小路太太遭疑

巡捕抓住王媽，問她闖上來做什麼？王媽帶哭說道：「這丫頭是我們主人公館內逃走出來的，奶奶著我尋她，倘然尋她不著，便要歇我們的生意，我們沒法，才出來尋的。適才看見了她，我打算帶她回家去見奶奶，不意觸犯了巡捕老爺的大罵，謝謝你，饒了我罷，下遭我決決不敢再冒凶你了。」巡捕問她：「你們主子公館在那裡？」王媽指點了門口。他道：「很好，你們逃走了丫頭，何必尋找，我們看見，自然要來還你的，現在你且領我們進去，見見你家奶奶，我們還得將這丫頭當面交給她呢。」王媽信以為真，引他們進了門，巡捕方肯鬆手，問她奶奶在哪裡？王媽說在樓上。巡捕便命她快去請她下來，王媽不敢不依。他兩個也不進客堂內坐，卻帶著金寶，在天井中立等。那時奶奶已得報，金寶被巡捕捉了。王媽過去拖她，也被巡捕打了兩個嘴巴，一併抓去，不覺吃了一驚。後來又聽巡捕進了大門，不由她心中發跳，正待著人去問何事，王媽也上來了，奶奶問她怎樣被巡捕捉去的？王媽一一說了。並說巡捕告訴她，他們本來要送金寶回家的，現已到我們樓下，要請奶奶下去，當面交給你。奶奶一想，自己什麼人都見過了，巡捕卻從未會過，見面怎樣稱呼，不覺面有難色道：「既然他們送這丫頭來了，留下就是。要酒錢你拿兩塊錢去給他們便了，何必要我親自下去見他。」王媽道：「他們很客氣的，奶奶就親自見一見何妨。」

奶奶一聽，便曉得王媽講的鬼話，適才還說巡捕打她兩下耳刮子，此刻怎又變作客氣了呢？王媽慫恿奶奶親去見巡捕，不為別故，乃是預備自己卸責之意，現在奶奶偏要叫她回頭巡捕，留下丫頭，又給他們兩塊錢酒資，王媽無奈，只得帶著洋錢下來，對巡捕如此這般說了。巡捕道：「酒錢我們是不要的，要留丫頭，非見你們主子不可。主人若不出見，我們惟有仍帶這丫頭回去。」王媽大窘，在天井中高聲喚奶奶：「巡捕先生一定要見了你，方肯留下丫頭呢。」奶奶無奈，只得在樓窗口，伸出頭來，問他們究竟什麼回事？巡捕抬頭看見了她，指指金寶說：「這使女是不是你們這裡逃走出去的？」奶奶答道：「正是。」

巡捕道：「她在我們寫字間控告，被主人凌虐，頭兒著我們伴她往醫生那裡驗傷，如果有傷的，明天早上解公堂，你們有人自己去一個，免得出傳單來傳時周折。」奶奶一聽，吃驚不小，忙道：「且慢且慢！你們容堂內請坐罷。」又喚王媽上來。巡捕回言：「我們有公事在身，不能耽擱了。明天一早，你們預備上公堂罷。」說完這句話，仍帶著金寶出門而去。奶奶要留他，也留他不住，一時慌得沒了主見，反問一班娘姨：「你們可有什麼法想？」娘姨們都面面相覷，不知怎樣回答。」

奶奶好不著急，想想沒別的法子，惟有請老爺回來商量。幸得老爺今天出門的時候，曾告訴她，在清和坊王寶玉那裡碰和，她便打發王媽，帶了車錢，火速去請老爺回來，說家內出了天大的事情，要他馬上回家，不可遲延。王媽領命出來，坐車趕到清和坊，問明白王寶玉的房間，找將進去。外面相幫的，若見男客進門，例應叫喚，不過王媽是女人，所以他們不以為意，由她揭門簾直入房中。豈知房內並沒人碰和，只見他老爺坐在煙榻上，懷中擁著個妓女，正唧唧噥噥在那裡情話，王媽進去，他們還當是房間中的娘姨人等，故連頭也不回。王媽站在旁邊，倒不好意思呼喚老爺。此時房間內若有娘姨大姐在旁，見王媽面生的，問他什麼人，倒也可使他老爺聽得聲音，回頭見了他，自然可以回話。可巧房中一班人，因他兩個話得投機，都各自知趣，躲到小房間接龍去了。所以讓王媽獨自一人，在他們旁邊站有半點鐘工夫，只見他兩個或說或笑，老不回頭。王媽忍無可忍，想家中奶奶霹靂火箭似的，老爺又迷湯慣得酥了，再不給他點兒信，只恐到明天這時候，他們還講不完呢。於是重重咳嗽了一聲。老爺一回頭見了她，不覺吃了一驚，一時臉都漲紅了，心也突突跳個不止，原來這王寶玉乃是他自己的相好，一向瞞著奶奶，今天推頭朋友請碰和，其實卻是自己請客，趁早前來搗一會子鬼，以免客人到來，應酬沒工夫之故。現在見王媽突如其來，只道奶奶差來捉破他鬼話的，心中焉得不驚，慌忙放下寶玉。問王媽：「你來什麼事？」王媽說：「奶奶請你回去，家中有事。」

老爺問什麼事？王媽不便明言，只說奶奶著我來的，我也不知甚事。老爺聽了，以為一定是自己的鬼話穿繃了，心中好不擔憂，欲跟了娘姨走時，又因今天是自己主人，客人來時，教誰招呼？若不回去，奶奶怎肯干休？一時倒有左右為難之勢。想想這裡不如叫寶玉暫為代表，奶奶那裡是了不得的，因與寶玉附耳說了兩句話，寶玉對他抿嘴一笑。老爺穿上馬褂，和娘姨一同出來。他還道奶奶守在外面，一出門方知只王媽一個人來的。問她來有多少時候了？王媽說：「有半點鐘工夫了。」老爺一想，半點鐘工夫，自己和寶玉許多醜態，怕不都被她瞧在眼內麼？心中一陣子害臊，不由臉上火熱。他恐王媽將眼見的情形，回去告訴奶奶，忙在身邊摸出兩塊大洋給王媽，叫她回家不可多說。王媽會意，落得賺這一個外快，也算補報她適才枉吃兩個嘴巴的損失。弄堂口有他自備的轎子馬車，老爺坐上去，王媽便弔在後面，兩人隔著一層玻璃，老爺想要問她，奶奶究為甚事，著她出來找尋，其奈難以交談，只得罷了。然而心中卻十拿九穩，以為一定是為他說鬼話穿繃的緣故，所以十分提心吊膽。你道這老爺因何如此怕他奶奶？原來他就是官銀行監督趙伯宣，那奶奶便是從前魏文錦的如夫人，因與伯宣私識，被媚月閣揭破隱情，下堂出來，跟伯宣的。雖然也是個姨太太，但伯宣因他很適意的日子，為著自己出來的，故將他大婦般相待，不敢絲毫得罪她。此刻自覺內愧，一路懷著鬼胎。幸虧馬車走的很快，不多時已到公館門首，王媽先下來，等小馬夫開了車門，伯宣下車，她方從頭告訴，為的小丫頭逃走這件事。伯宣不覺倒抽了一口涼氣，說：「你怎不早講，這是什麼大事！」

王媽道：「她在巡捕房中控告我們奶奶將他虐待，現在已送醫院驗傷，巡捕房來人關照，明天解公堂，教我們自己去投案呢！伯宣也覺吃驚，說：「這丫頭好大的膽，只怕有什麼人在其中播弄呢。」說時上了扶梯，奶奶已等得心焦不堪，說：「你們為何挨了這些時候方來？」王媽得了兩塊錢的賄，不便說老爺同妓女淘情，只可推說自己認不得字，摸錯地方，所以遲了。奶奶罵她飯袋，自己又對伯宣道其所以，問他可有法想？伯宣搖頭道：「外國人的事情，很不好辦。我原教你打丫頭不可過分的，你不聽我話，現在果然鬧出禍事來了。」奶奶頓足道：「你還想抱怨我，這豈是怨張怪李的時候，你快替我想，可有什麼法子呢？」

伯宣道：「這件事惟有托倪俊人設法，他今天也在王寶玉那裡。若要尋他說話，我惟有再出去一趟了。」這倒不是鬼話，果然今天他也請著俊人。往時奶奶遇伯宣回家之後，便不許他出來，今天可要催他走了。幸虧馬車還未回卻，伯宣也急欲到王寶玉處招待客人，因此匆匆出了公館，仍坐馬車，回到清和坊王寶玉處。俊人早已在彼，還有施勵仁也先到了，正同一個做手娘姨名喚老阿寶的長談。俊人見了他，笑道：「阿啣，內務部緊急命令，傳你進京，你又怎能夠脫身出來的呢？」伯宣笑了一笑道：「我正在話同你商量。」

因即拉他坐到僻處，細將自己奶奶惹的這場禍，一一對他說了，問他有無法想。俊人想了一想道：「那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問題，就使到公堂上，也不過罰幾十塊錢，便可了事的，何必別找腳路。況巡捕房外國人的事，不十分好乾，依我之見，由他解公堂之後，再想法罷。」伯宣道：「依我的意思，最好不解堂呢。」俊人道：「那是沒法想的，或者如此這般，解堂之後，也許可以從輕發落。」伯宣點頭稱是。其時又來了客人，乃是魏文錦、詹樞世等幾個。伯宣見了文錦，不便再和俊人談這些話，彼此絕口不題。文錦問他們：「琢渠今夜可曾來過？」伯宣道：「尚未。」文錦道：「也許他今夜不能來了。」伯宣問為什麼緣故？文錦道：「聽說今夜媚月閣動身上天津，他家奶奶不免要親送上船。我曉得他內務府辦差忙碌，自然沒工夫來了。可笑琢渠雖然處處精刮，有這奶奶替他丟冤枉錢，也是循環報應。不過那媚月閣一生積蓄，都斷送在一個唱戲的身上，未免太犯不著，這一回擺碰和台，聽說都是琢渠夫人墊的本。無奈時運不濟，又蝕卻二千多塊錢，還拖了一屁股的債，現在她預備上天津去做生意。我恐她這種脾氣不改，到底做不好的呢。」

他一邊說著，伯宣的臉卻逐漸紅將起來。文錦陡然想起媚月閣曾跟過伯宣，這些話不該在他面前說的，一時頗悔自己粗心，只得岔開去用別話搭訕道：「我們幾個人，真算得是老妍頭了，沒一次筵會不敘首的。這一年來少了個錢如海，起初幾月，我們好生不舒服，現在到也慣了。但以後不知輪到誰死？死了之後，光景大家又要少興呢。」俊人笑道：「你這胖子，永遠沒好話講的。提

起如海，聽說現在他兩個女兒，都不十分規矩。有個朋友，親眼目睹她們在白大塊頭的台基上走動，真把老海死後的面光都掃盡了。」

伯宣道：「我還聽得如海的夫人，也和一個賬房先生有了來往，真所謂上不正下參差，一家門弄得昏天黑地了。大約如海生前作點兒孽呢。」文錦道：「如何不作孽，吞沒許多人的血本，死後還重要害人，該得這個報應。」眾人聽了，都又想起當初富國保險公司這件事來，彼此不免嗟歎了一陣。忽見琢渠踉蹌奔入，還帶著一個朋友。俊人見了他，笑說：「琢渠來了，適才老魏料你不來的呢。」琢渠道：「為何不來？」文錦道：「你們今晚不是送媚老二下船麼？」琢渠笑道：「她又不住長江，要半夜開船。她趁的天津船，在午前十點鐘時候，早已開出去了。」文錦猛然道：「哦。」眾人都又笑他糊塗。琢渠同來的朋友，大眾都不認識。琢渠代他們介紹說：「這位便是齊觀察的八少爺。」

眾人一聽齊八兩字，就知他是個有名的嫖客，心中暗佩琢渠結交的都不是等閒之輩，卻也大不容易。樞世、勳仁更爭先向他問訊。勳仁道：「八少爺大約認不得我？賤姓施，名喚勳仁，從前老太爺在日，同敝老師張文襄公很要好的，所以我們還算得世交呢，一向失於問候，今天有眼不識泰山，尚求八少爺原諒。」樞世也含笑上前道：「賤號詹樞世，當初曾在老大人幕府供職，文字之間，頗蒙賞拔，名雖分乎賓主，誼實等於師生。那時候已聞八少爺天資絕世，儀表超群，惜未得瞻丰采，今日相遇，何幸如之。」

齊八聽他兩上嘖嘖咕咕，不知說些什麼，自己素昧生平，也不知怎樣回答他們方好，只可點頭含糊而罷。你道齊八的聲名，因何令他們傾倒若此？原來齊八單名一個麟字，他父親死後，分給他的遺產，也不過是些房屋田地，總數不到二十萬銀子。他的名望，卻由他姨太太身上而來。因他的姨太太，名喚玉玲瓏，便是前書初嫁劉道台，後從君如玉，最後又跟小鬆這個寶貨。隔不幾時，她覺小鬆那裡揮霍，未能遂心，又出來重操舊業，得遇齊八，意欲娶她回去。她敲齊八的竹槓，要他買十萬塊錢金剛鑽，方肯跟他。齊八哪有這許多現款，不得已將產業做押款，押了十萬元買金剛鑽，以遂玉玲瓏的要求，於是玉玲瓏答應嫁他。齊八的闊名氣，也就此出了。

不意玉玲瓏的身子，早日遭蹋過甚，究竟是血肉之軀，不比鐵打的，所以暗地已種下癆瘵的根子。自嫁齊八之後，又不肯節欲養身，漸漸的咳嗽咯血，露了病狀。齊八雖替她請醫服藥，其奈病根深固，不是藥方所能挽回的，未幾就玉隕香消，魂歸瑤島。可憐她爭天奪地，向齊八要來的十萬金剛鑽，仍不免撒手還了他。但齊八正當兩下心熱似火的當兒，怎不心如刀割，痛裂五內。起初意欲就將她遺下的十餘萬飾物，變價治喪，大大的闊他一場，後被人家朋友相勸，說辦喪只須不落人後，大家看得過，就可安慰死者於地下了，無謂的闊紳，實是浪費銀子，有錢何不多為她請僧道超度超度，豈不更有益處。齊八依他們之勸，雖不盡數辦喪。然而出殯這天，就儀仗一項，也化卻數千銀子，以致大出喪哄動遠近。齊八的名氣，也格外開闊了。事後家人恐他悼亡心切，在家鬱出病來，故勸他出來遊玩散心。不知怎的被琢渠巴結上了，現在伴他到王寶玉處，眾人都已久仰大名，如雷貫耳，彼此未識丰采。勳仁、樞世兩上，更滔滔不絕的與他敘舊。但齊八乃是個紈子弟，哪顧著老子作官時的許多事跡，被他們纏得好不難堪，自己又無言答對，恨只恨已進了房門，不能脫身逃走，一張臉卻只顧紅起來。伯宣知趣，慌忙邀他上坐，同他敘些久仰幸遇的話。詹、施兩個見有主人攀談，他們也不便岔口了。移時排開檯面，齊八不肯坐席。伯宣說：「我們神交已久，請坐何妨。」

琢渠也慇懃相勸，齊八情不可卻，只得坐了。他不肯坐，就為怕勳仁、樞世兩個。但這二位仁兄，偏偏喜歡挨在他旁邊，主人進酒，他二人便一個撈瓜子，一個送杏仁給他，弄得齊八答了這個禮，答不了那個禮，爽興不答他二人了。他兩個還以為齊公子一見如故，自鳴得意，又將齊觀察生前遺澤在民，滔滔不絕的大發議論，將闔座的談風岔斷，齊八為之大窘。幸虧不多時，他們叫的局來了，彈的彈，唱的唱，方把二人的話頭止住，兩排局散，齊八也不敢再坐的了，對琢渠使個眼色，琢渠會意，招呼伯宣，附耳講了一句話，說要告辭了。伯宣說：「此地有煙，何不這裡吸了！」

琢渠笑道：「老八不慣用別家的煙具，故而必須要走的。」伯宣不便強留，琢渠陪齊八同來，現在仍伴他同去。伯宣親送到門口外邊。可笑勳仁、樞世兩個，也跟著送出門口方回。到了席上，又盛稱齊公子慷慨好客，今日一見，果然名下無虛。俊人見他兩個鬍眉諂笑，醜態百出，在齊八未走之時，已看得牙齦癢地很難難熬。現在齊八走後，他們還說長道短，彷彿齊觀察的一生行徑，他們都熟悉得很，然而所論的又大都文不對題，纏七夾八，口中再也忍耐不住，冷笑了一聲道：「照二位說來，齊觀察生前，大約他同你們十分要好的了。」

詹、施二人聽了，都笑逐顏開的道：「這個何消說得。」俊人笑了一笑道：「因何那老八見了你們，都同不認識的一般呢？」二人聽說，不覺臉都紅了。勳仁強笑道：「那時候光景他年紀還小，不懂時務呢。」俊人哈哈大笑道：「這般說，老八今年已有二十開外年紀，你說他不懂的時候，至少也在十五六年以前，你說老齊升任兩廣巡撫時，曾在他幕府辦事，這句話還不到十年，那時候你們不是在康中丞公館中當記錄麼？」勳仁等本是信口開河，現被他當面盤駁，未免太沒下場，只得強辯道：「這是你記錯的。」幸虧有此一駁，他二位就此不敢再吹牛了，直到終席，檯面上安靜許多。酒後開場牌局，共坐兩桌。俊人軋出局外，伯宣拖他吸煙，兩人對橫著，又提起他奶奶打丫頭這件事來。伯宣說：「諸事拜托你費心。那丫頭解公堂，我們自己可不到堂了。堂上判決罰多少錢，和律師費，一併向我算就是。」

俊人點頭答應。散時候，伯宣又千叮萬囑，要教俊人竭力。俊人不敢負他之托，出了清和坊，便打算替他弄一個律師，做堂面上的代表，這是少不得的。他今天並沒坐包車，便喚一部黃包車坐了，沒著大新街朝北。剛走到垃圾橋面上，忽見對面也來了部黃包車，車中坐著個女人，用綠毯兜著頭，只露出一張面孔，兩眼半開半掩，彷彿要睡去光晃，坐在車上，也前仰後合。俊人一見，吃驚非小，原來這不是別個，就是俊人的二姨太太無雙。她雖然睡眼朦朧，沒瞧見俊人，然而俊人豈有瞧她不見之理。

這幾天俊人因卡德路姨太太身子不甚舒服，所以無雙那裡，已好久未曾去了。今天忽見她深夜出來，不帶一人，又頭兜著綠毯，這般模樣，怎教他不大起疑惑。即喚黃包車夫掉頭，跟在無雙的黃包車後面，轉彎抹角，亦步亦趨，直跟她過洋涇浜，到法界沿大馬路朝西，到寶昌路一條弄口停車。俊人的車，也跟著停了。正摸車錢間，不意無雙並未下車，仍命車夫拖進弄內。俊人已跳下車，勢不能仍坐上去相從，只得趕緊給了車錢，拔腳跟進弄內。遙見無雙已下黃包車，在一家石庫門前叩門。俊人不敢上前，遠遠站開，見那石庫門開了，無雙進內，接著門又砰的閉上，黃包車退出弄口，俊人方敢上前，仔細看這宅子，是一上一下的石庫門，明明是個小房子模樣。

俊人此時不由醋火中燒，氣往上衝，意欲闖進去，當場捉破他們。又恐裡面人多，自己一個人雙拳難敵四手，倒吃了他們的眼前虧。但這種事，惟有眼不見的為淨，倘若親眼目睹了，無論你怎樣的大氣量好耐性，未免都有些酸氣勃勃，面紅眼赤，這是心理學上的作用，做小說的可說不出原理來。此時俊人站在門外，心中好似虎邱山上的吊桶，在裡面七上八下，又氣又急，不知怎樣是好。暗想我自娶無雙以來，整數的不必說，就是零碎的也用不少，那堪我花了錢，卻讓她在這裡同別人借小房子，這件事教我自己也未免對自己不住了。現在天網恢恢，她的姦情，已落在我眼內，我焉能再饒放她，況已跟到這裡，不如一不做二不休，敲門進內，當面捉破他們，好在我自己不是沒有勢力的人，就使鬧出事來，打到巡捕房，我也不致吃虧。他們乃是姦夫淫婦，做賊的先要心虛，聽得我進去，一定嚇得魂也沒有了，還敢同我抵抗麼！主意既定，正待敲門，猛然間裡面哭聲大作，又聽得有人頓足哭罵，是個女人的聲音。俊人不覺一怔，他沒聽仔細誰的哭聲，以為自己姨太太，被人欺侮著了。俗語說，臂膊都是朝裡彎的，他一時又心疼起來，恐無雙受了別人的委曲，急於奔進去相救。忙把大門一陣子亂敲，驚動裡面的人，不知何事。一個娘姨出來開了門，看見俊人，怪聲怪氣說道：「咦，原來是倪老爺。」

俊人卻認她不得，但以為無雙小房子內用的人，自然認得我的，更覺十拿九穩。厲聲問道：「倪公館的太太在哪裡？」娘姨回說在樓上。俊人聽了，便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直闖上去。娘姨弄得莫明其妙，呆呆看著他，開口不出。俊人走上扶梯，那一上一下

的房子，原沒多少曲折，扶梯盡頭，便是房門，俊人此時早已橫當頭，如無人入之境，預備見男的打男，見女的打女，打他一個落花流水，方泄胸中之恨。所以一見房門，就火往外冒，揭門簾直闖入內。豈知剛跨進房，見裡面黑壓壓的，有許多人在內。和他自己意料，一男一女的相反，雖有一個男的，卻坐在牆腳邊，垂頭喪氣，其餘都是女人。一個女的正在地中間頓足號哭，許多婦女都從旁相勸。雖然也有無雙在內，卻在相勸之列。俊人見了，情知自己看失眠。這不是無雙的小房子，也許是他朋友家中。欲縮腳時，可已不及。房中一班人，都已看見了他。有幾個認得他的，齊聲道：「咦，這不是倪家姊姊的老爺麼！」

俊人聽他們叫穿了，如何再退縮得轉，真是一隻腳在門內，一隻腳在門外，進既不能，退又不能，好生窘迫。無雙也看見了他，心中不勝駭異，慌忙奔過來，問他何以來此？俊人自然不能再說，今兒做偵探，特來捉破你的小房子這句話了。幸虧他足智多謀，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假說我適才回轉公館，聽他們說你剛到這裡來，所以我特地找你來了。無雙一聽，暗覺納罕，自付這裡地方，家中沒人知道，緣何他倒曉得了？當著人前，不便明言，只可含糊答應。裡面那哭的女子，和那垂頭喪氣的男人，此刻見有客來，倒也不能不揩乾眼淚，強打精神，過來邀俊人房內請坐。俊人可認不得他們，無奈半個身子，已跨進了房，就此縮出來，未免太沒意思，得他們相邀，也就趁勢進內，坐在椅子上。那一班女子，有幾個怕生的，都縮得老遠去偷看俊人。還有幾個老口的，卻圍住俊人，叫他：「倪老爺，幸虧你來了，這裡老五和小老二淘氣，哭的不得了，我們大家沒法子勸住她。幸得你一來，她才自己住了哭。你若早來一刻，更可省卻我們勸她多少話呢。」

俊人看看她們，沒一個認得的，不過他可是一個色中餓鬼，見了這許多女人，鶯聲燕語，環繞著他，不由心中樂極，大張著口，笑得同廟裡的彌陀菩薩彷彿，渾忘自己身子在那裡了。但這裡的一男一女，兩個主人，被俊人無緣無故，突如其來，而且身入重地，直闖進他們的內房，所為何事，始終沒有說出，彼此都異常納悶，又不便當面相問。兩個人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無雙也心中詫異，看俊人如此模樣，倒像是特地來尋他們開心的，不由心中不受用起來，氣鼓張嘴，對俊人說：「我們回家罷。」

俊人也想起自己是一個不速之客，這裡主人的姓名，還沒知道，如何可以再在他們房中盤踞不走，若無自己的姨太太在這裡，那無故侵入人家的罪，也犯定了。於是慌忙站起身，對眾人笑了一笑，無雙也向這女主人老五和他男的小老二點頭告辭，再與眾姊妹道一聲明朝會，夫妻兩個，一同下樓出門。無雙仍用線毯裹頭。俊人問她：「這裡究竟是誰的家裡？那老五是誰？你為何半夜三更，這般模樣出來？」

無雙不睬他。俊人只得跟著她出弄口，喚兩部黃包車坐了，一先一後，仍和來時一般模樣，不過來的時候暗地追隨。去的時候，變作明中保護罷了。俊人經此一個打岔，老實說，伯宣托他之事，已不在他心上。現在陪著無雙，勢不能不送她到愛而近路公館中。無雙無端被丈夫逼回家去，當著許多小姊妹面前，未免坍台不下。所以坐在車中，已自哭起來了。俊人可不曾知道，到得家中，方見她兩眼水汪汪的，面上也有淚痕，曉得事情不妙，趕緊笑臉上前，問她路上可冷？你有大衣，因何不穿？卻拿線毯披著。這個老五，究是何人，為何我從來沒見過呢？無雙仍不言語，只見她嘴唇一瓢，兩眼一擠，就是兩顆珠淚，滾了下來，俊人好不心疼，拍拍她的背，撫撫她的頭髮，連聲叫她：「寶貝，你今天為何生氣呢？莫非我親自來找你，找錯了嗎？我因多天沒見你了，心中記掛你，知道你不在家中，所以到那邊去找你回來的。這是夫妻要好，愛情深篤的緣故，你為何倒反生氣呢？」

無雙一聽這話，倒也像的，心中十分怒氣，頓時消卻八分，此時也不肯再給他陰險大吉了，一邊哭一邊說：「我又不逃走，我又不幹什麼私事，姊妹家中，難道去不得的，要你跟著我做什麼呢？」俊人笑道：「這是哪裡話，我難道還不相信你。無論到哪裡去，我也放心得下的。今兒實為記掛著你，所以來尋你的，別無他故。」加上這一句迷湯，又把無雙的二分餘氣也消完了，揩揩眼睛，對俊人道：「照你這種男人真是世界上少有少見的。不來時候，可以丟我一兩個月不來問信。一來又這般性急，一刻工夫都等不及的，不知什麼脾氣？」俊人哈哈一笑，這場淘氣的問題，就此告終。俊人又問這老五是誰？看上去頗為面善，一時意想不起來了。無雙道：「難怪你要不認得她，連我也有許多年沒同她見面，還在一個月之前，同她來往的。初會時候，我也幾乎想她不起，你道她是什麼人，就是當初我在生意上，和我同院的林紅珏，他住樓下房間，你不是稱贊他們唱小曲很受聽嗎！這句話光景有十多年了，你一時哪裡記得起來。」

俊人一聽，拍手道：「對了，她不是一共姊妹兩個，都是很愛喝酒的麼！聽說她嫁了個做律師翻譯的袁伯良，適才你們叫他小老二的男子，又是什麼人呢？」無雙笑道：「就是他丈夫了。」俊人搖頭道：「不對，那袁伯良我也有一面之識，是個長大漢子，那人身材細小，像是個折白黨模樣，怎說是他丈夫呢？」無雙笑道：「原來袁伯良你也相識的，說來話長得很呢。原來那林紅珏大約看官們還耳熟能詳，講這小老二，卻也不是生客，即前書中徐潤生便是。紅珏自與他私識以來，異常親愛，所說紅珏有個前歡，名喚吳筱山，因戀愛紅珏，失業回家，受盡艱苦，後來路過上海，欲與紅珏相會一面，紅珏忍心不見，以致筱山飲恨而去。這件事有他們借小房子所在的二房東，心內明白。因現在她同潤生住的小房子，便是從前筱山所借，一切床鋪家具，無一不是筱山置辦，如今鵲巢鳩占，在這方面固然快樂，但那二房東卻深恐筱山銜恨在心，到她這裡來尋她們報仇雪恨。別的不打緊，惹出大亂子來，自己這一件紅衣裳，如何脫卸得下。因此時常勸紅珏搬常紅珏被她嚙嚇不過，只得搬了一處所在，雖然仍借一間樓面，卻是很乾淨的弄堂，前後樓窗相對的兩家，也是堂子中信人和恩客借的小房子，平時頗為清靜。紅珏和潤生兩個，都甚樂意。」

那潤生家中雖有一個哥哥，和他老母，究竟小戶人家，房間那有這裡小房子內佈置整潔。潤生得居天堂，就此樂不思蜀，成日的在小房子中窩著了。紅珏心如火熱，見潤生住在這裡，自己怎捨得不陪伴他，除非遇著伯良回家的時候，她方歸去。伯良一走，她又來了，彷彿家中是她和袁某借的小房子，小房子倒反變作自己住宅了。好在家中那個老娘姨，是她十幾年的用人，還在她做生意的時候，幫到現在，吃過堂子飯的人，都善於隨機應變。有時伯良回來，不見紅珏，她自有一種花言巧語，哄得他毫不疑心。所以伯良始終不曉得她女的有了外遇。也是伯良外間應酬太忙，身子常在妓院內周旋，回家的時候甚少，所以由他老婆外間胡作亂為了。現在伯良在堂子內，又有一個時髦信人肯嫁他，伯良頗覺為難，因他娶紅珏的時候，答應不再納妾，如今又要討小，恐紅珏不肯答應。

那信人名叫王巧林，年紀近三十了，資格頗為老練，手中也著實有些。她想嫁人，倒不是惚浴主義，因見伯良也是個精明人物，況已相好多年，自料嫁了他，日後不致吃苦，所以才發生下嫁的問題。伯良想，這是一塊淌來肉，固然落得吃的，失之可惜，因此不免左右為難，只可在巧林面前，含糊答應。對著紅珏，又虛心不敢開口。巧林是何等人物，見他遲疑不決，已知他怕的紅珏，自己故作不知，三天兩頭的問他，可曾打定主意，伯良更為難了。有一夜他回去時，紅珏尚未來家。老娘姨說：「奶奶才走出去，不到十分鐘呢。她只當少爺要回家吃晚飯的，所以特地燒了一隻鴨，後來等不耐煩，才用的飯。小菜一個人吃不下許多，剩的都給我們吃了。垃圾橋楊公館請她吃半夜飯，她深恐你少爺回來，所以挨到現在才走的。不意她一走，你倒來了，讓我去喚她回來罷。」